

しゅんきんしょ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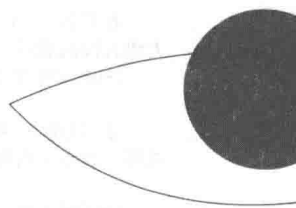
[日] 谷崎润一郎 著
刘剑 译

春琴抄

如烟花般绚烂的
日本唯美主义
对爱与美的极致书写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

春琴抄

〔目〕 谷崎润一郎

刘剑

しゅんきんしょう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春琴抄 / (日) 谷崎润一郎著 ; 刘剑译 . -- 天津 :
天津人民出版社 , 2018.8
ISBN 978-7-201-13552-6

I . ①春… II . ①谷… ②刘… III . ①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日本 - 现代 IV . ①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55937 号

春琴抄

CHUN QIN CHAO

[日] 谷崎润一郎 著

刘 剑 译

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
出 版 人 黄 沛
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康岳大厦
邮政编码 300051
邮购电话 (022) 2332469
网 址 <http://www.tjrmcbs.com>
电子信箱 tjrmcbs@123.com

责任编辑 章 赓
封面设计 杨祎妹

制版印刷 大厂回族自治县德诚印务有限公司
经 销 新华书店
开 本 620 × 899 毫米 1/32
印 张 7
字 数 101 千字
版次印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49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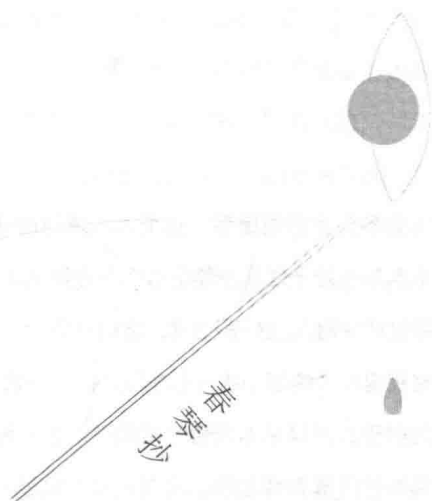
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联系调换 (022-23332469)

目 录

春琴抄 — 001

疯癫老人日记 — 063

しゅんきんしょう



春琴，本名鸛屋琴，生于大阪道修街某药材商之家，卒于明治十九年十月十四日，葬于市内下寺街某净土宗寺院内。几日前，我路过此寺时忽生扫墓之念，便前往寺中，恳请守寺人为我指路，他对我说：“鸛屋小姐之墓在这边。”说罢便将我领至正殿后方。我向前望去，只见山茶树的树荫下，排列着鸛屋家数代的墓地，但其中并没有春琴之墓。我向守寺人描述了春琴的模样，询问她的墓地在哪儿。对方思考片刻后说道：“那样的话，可能是那座墓地。”然后便将我引至东侧一段陡峭坡路的台阶上。

众所周知，下寺街的东侧后方，耸立着一个高台，生国魂神社筑在其上。我脚下这条陡峭坡路，便是从寺内通往高台的道路，此处树木极为繁茂，在整个大阪很少见，而春琴之基建在了陡坡中段，地势平缓的空旷之处。墓碑正面刻有春琴法名“光誉春琴惠照禅定尼”，背面刻有“俗名鸛屋琴，号春琴，明治十九年十月十四日歿，享年五十八岁”等字样，墓碑侧面刻有“弟子温井佐助建”字样。春琴虽终生未改自己“鸛屋”之本姓，但她与弟

子温井检校^[1]却是事实夫妻，或许正因此故，才选择避开鸕屋家族墓地，另辟他处作为自己的长眠之所。

守寺人说：“鸕屋家族久已没落，近年鲜有同族亲属前来参拜，即便有之，也从未到过春琴墓前，应该不是鸕屋小姐的近亲。”“这样说来，她岂不是无人祭拜了吗？”我问道。“不，并非如此，萩之茶屋的一位七旬老妇，每年会扫墓两三次，”守寺人指了指春琴墓地左侧的另一座坟墓，继续说道，“每次那位老妇在参拜完鸕屋小姐的墓地之后，都会接着参拜这座规模稍小的墓地，献上鲜花香火，并且此墓的供奉也一直由她支付。”

顺着守寺人手指的方向，我走过去一看，这座墓碑的大小，大约是春琴墓碑的一半，正面刻有“真誉琴台正道信士”，背面则刻着“俗名温井佐助，号琴台，鸕屋春琴弟子，明治四十年十月十四日歿，享年八十三岁”等字样，此即温井检校之墓。那位萩之茶屋的老妇过后还要提及，此处暂且不论。此墓比春琴之墓小，且墓碑上载明弟子身份，体现了检校在死后仍严守师徒之礼的遗志。

此刻，夕阳红晕洒抹于墓碑之上，而我则伫立于山丘之巅，眺望整个大阪府的宏丽景象。想必此处于难波津时代便是丘陵地带，西向的高台从此一直延伸至天王府。如今这里却煤烟肆虐，

[1] 检校：古日本授予盲人的最高官职。

草叶蒙灰，如干柴枯立的大树无丝毫润泽之气。想必墓地初建时此处必是郁郁葱葱。即便是现在，此处与市内墓地相比，仍可称为恬静秀美之地。有着奇妙羁绊的师徒二人长眠于此，共同鸟瞰沉沉暮霭中，这广阔无边的东洋第一大工业城市。而今日大阪的面貌，与检校在世时相比，已经沧海桑田、面目全非了，只有这两座墓碑，仍旧诉说着师徒二人间那亘古不变的契约。

温井检校一家本是日莲宗的信徒，除检校本人外，温井家族的先人均葬于江州日野街的某寺院内。但检校却舍弃了历代祖先信奉的教派，改从净土宗，且安葬之处也在春琴身边，可谓殉情之举。据闻，春琴在世时，便将师徒二人的法名、墓地位置，以及供奉规格等一一商议妥当。以目观之，春琴之墓碑高约六尺，检校之墓碑则不足四尺。两墓并列于低矮石坛之上，春琴墓地右侧栽有一株松树，树木枝叶茂盛，于墓地之上方如穹顶般四阔伸展。在松枝尽头两三尺处便是检校之墓，其墓宛如垂首鞠躬般侍候一旁。眼前此景，好似目睹检校生前对师傅“相随左右，尊敬侍奉”之态，又生“顽石有灵，长久幸福”之吟。我跪拜于春琴墓前，恭敬行礼，随后移至检校墓前，一边爱抚碑石，一边于山丘之上低首徘徊，直至夕阳没于繁华街市。

最近，我收了几本书，其中有一本名为“鸚屋春琴传”的小册子，正是通过这本小册子，我才开始了解春琴其人其事。小册子用的是生澁和纸，以四号活字印刷，全册共三十页。这可能是春琴逝世三周年之际，检校作为其弟子，委托他人编写的师傅传记，并刊行于世，故文章以文言写就，检校本人也以第三人称于文章中出现。文章素材想必为检校提供，即便是将检校本人认作文章的撰写者亦不为过。

册页载明“春琴家先祖世代称为鸚屋安左卫门，居于大阪道修街，经营药材为生，至春琴之父已有七代。春琴的母亲迹部氏，出身京都麸屋街，嫁于安左卫门，生二男四女，春琴为次女，生于文政十二年五月二十四日”，又载“春琴自幼聪慧，加上姿容端丽、雅秀无伦，四岁习舞，惊鸿婉转之姿，无师自通，玉臂巧叠之态，舞伎莫及。其师亦常惊异，谓：‘如此天资秀质，娇名可传天下也，惜其为良家女子，不知幸或不幸。’春琴又早习读写之道，进步神速，居然凌驾于两位兄长之上”。

若以上记述皆出自视春琴如仙女的检校，其真伪可谓不得而知。但谓春琴容貌“天生丽质、端丽高雅”，则确有其证。当时的夫人身高大抵偏矮，春琴身高亦不足五尺，面颊与手足均生得

娇小玲珑、纤细柔嫩。观今日所传春琴三十七岁的照片，照片上那轮廓柔和的瓜子脸、精巧的目鼻，都好似用纤纤玉手精心捏成一般，仿佛有随时消融的可能。由于照片拍摄于明治初年或庆应年间，现已影像斑驳，画面已如遥远记忆般模糊不清。虽然照片稍显朦胧，但仍可辨出照片中人乃是一位大阪富足家庭之女。容貌虽美，却不曾给人个性鲜明之感。相貌契合三十七岁的年龄，若说是二十七八岁也毫不为过。

这时的春琴已经失明二十余载，但照片上的姿态，与其说双目失明，倒更像是正在闭目养神。诚如佐藤春夫^[1]所言“聋人如愚，瞽人似贤”，只因听闻他人言语，聋人则双眉紧锁，眼口全开，仰面而上，现痴人狂昏之态；瞽人则安详端坐，垂首低眉，作冥思沉目之姿。不知如此说法是否为天下公理，但“菩萨慈眼观众生”之眼即是半垂之眼，世间已习惯菩萨半垂之目，便觉菩萨闭目较之于睁目，更显慈悲亲切，在某些场合也会更加令人敬畏。因此，春琴垂闭眼睑的姿态更给人优雅之感，与“参拜古旧观世音绘像时心生慈悲”有同样的感受。

据闻，春琴只有这一张照片留世，其年幼时，照相术尚未传入日本，而在拍摄这张照片的同一年，又偶发火灾，从此她便断了拍照的念想。而我们也只能通过这一枚朦胧的照片，窥探其

[1] 佐藤春夫：大正时代的诗人。

风采。

读了上述介绍后，由于缺乏素材，诸位看官心中描绘出的春琴相貌，恐怕还是会暗淡模糊。但即便是看见照片本身，也很难得到清晰的影像。照片中的相貌，反而比各位的空想更要模糊罢。想来春琴拍摄此照片时已三十七岁，此时检校也已双目全盲，其在世间最后见到的春琴姿容，应与照片上相差无几。检校晚年记忆中的春琴相貌，难道也像照片上一样模糊不清？又或是检校以自己的想象，填补逝去的记忆，于心中将春琴塑成一全然不同的贵妇人？

3

《春琴传》又载：“父母视琴女为掌上明珠，宠爱有加，兄妹五人皆黯然。惜琴女九岁不幸染患眼疾，不久便双目全盲。父母悲痛万分，其母诅天咒地，一时如癫如狂。春琴为此断绝习舞之念，一心于三弦之技，矢志于丝竹之间。”春琴眼疾究竟为何，世间不得而知，传记记载仅止于此。但检校此后曾对人言“如同风妒乔木，家师容貌出众，技艺过人，一生中曾两度遭歹人之妒，其一生不幸全系这两次灾难所致”。若将此番言语细细思索，其中似乎尚有隐情。

检校又有“家师所患为脓漏眼病”之言。春琴自幼娇生惯养，

性情高傲，但其言谈举止大方可爱，待下温厚，性格柔和，兄弟姐妹亲密无间，全家老少无不宠爱有加。但幺妹乳母对此心生嫉妒，对春琴心怀怨恨。所谓浓漏眼病，乃是眼部感染淋病病毒所致，检校之意，暗讽乳母以某种手段致使春琴失明，但此事究竟有无确证，又或仅是检校个人猜测，尚无法断定。不过春琴晚年性格暴躁，几乎可以断定即是受到失明影响。此外，检校言谈之中对春琴之不幸过于叹息，难免在无意之中有中伤他人之嫌，不可通盘相信。乳母一事恐不过是其个人臆想。总而言之，在此不必细究原因，了解春琴九岁失明即可。

传记载：“春琴为此断绝习舞之念，一心于三弦之技，矢志于丝竹之间。”即表明春琴之所以“隐私志于音韵之间”，乃是目疾之结果，其天分实孕于舞蹈之中。春琴常对检校道：“如有人称赞我古琴、三弦之技艺，其人必对我不甚了解，若我双目未盲，断无矢志于韵律之理。”春琴也借此暗讽自己虽不擅长音律，其技艺却也堪登大雅之堂，由此亦可对其高傲有些许了解。恐怕这只是春琴一时冲动之言，而检校却听者有意，铭记于心，稍加润色了此言论，有“为了高伟琴女之形象，着意美化其语句”之嫌。

前述萩之茶屋之老妇名为鸣泽照，为生田流古筝高手，负责服侍晚年春琴与温井检校的生活，这位老妇曾言“师傅（指春琴）长于舞蹈，五六岁时又拜春松检校为师，苦习古琴、三弦，因此

琴女并非失明之后才及于音韵之学。其时，闺秀女子皆自幼便教以音韵，此为旧时通例。师傅十岁时即可熟记难度颇高的《残月》，且可独自弹奏。此即其‘天赋过人、凡俗莫及’之实证。师傅更于失明之后，摒弃一切快乐，一心专于此道，入登高临渊之境”。

上述评价真实可信，琴女之才实于音乐之中，其舞艺究竟如何，则世间莫知矣。

4

春琴专注于音韵一道，就其身份而言，绝非为生活所迫，最初也并未考虑将此作为职业。但此后又因他事，才自立门户，开班收徒。即便如此，琴曲师傅也并非其生计所依，每月从道修街本家送来的款项，即要远多于教授琴艺所得。惜其骄奢无度，挥霍无边，如此收入仍嫌不足。也许春琴从未规划将来，只求随性而行，刻苦磨炼技艺而已。

然天赋为勤奋所驱，“春琴十五岁便技艺大进，出类拔萃，同门弟子中鲜有比肩之辈”，此语诚为不虚。鸣泽老妇道：“师傅有一事常引以为傲，曾言‘吾师春松检校以教授严苛闻名，但我却从未曾受其训斥，反倒常得褒奖。每每于受业之时，吾师必亲临指导，态度温和，故他人畏惧吾师之意，我未曾尝之’。由此可见，师傅于尚未体会苦行之时，业已技艺超群，此更非天赋

所不逮。”春琴为千金之身，无论何等严师，受业时也会有所照顾，不会似对艺人子弟般苛刻相待。师傅又或许对此不幸失明的良门闺秀怜爱相加。然而最重要的原因乃是这位检校师傅惜才、爱才，对其技艺叹为观止。

检校师傅待春琴视如己出，若其身染小恙，未能到课，便会遣人赶赴道修街，甚或是亲自拄拐前往探视。检校师傅还常常向他人夸耀，自己有春琴这般人物为徒，在高阶弟子聚会之时，更是谆谆告诫道：“诸君定要以鸛屋细妹^[1]为榜样，诸君今后还要以此为生，但技艺反不及业余习技之细妹，真令为师担心。”

有人批评检校师傅过于溺爱春琴，检校辩驳道：“一派胡言，为人师者，但求苛刻教授，方为爱护。老身对此女未曾训斥，正有对其疏离之意。此女天资聪慧，生而知道，即便令其自生，亦日有所长，若再予严加训教，岂不更令后生畏惧、令尔等专业之士汗颜？我以那女子生于殷实之家，衣食无忧，便未对其严加教导。反是尔等愚钝之辈，令老身倾注心血，全力以赴，而尔等却有如此荒唐之论，岂不怪哉？”

[1] 细妹：大阪姐姐称妹妹为细妹，由于春松检校也做过春琴姐姐的启蒙老师，于是便对弟子使用如此家庭式的亲切称谓。

春松检校之家位于名曰“韧”之地，距离道修街的鸚屋家店铺约有十丁之遥。每日，春琴由家童牵手引至春松检校宅内受业，此家童当时名为佐助，亦即日后之温井检校，这便是二人因缘之始。如前所述，佐助本籍江州日野，本家经营药铺。据传，其父亲及祖父在学徒时期都曾来到大阪，于鸚屋家帮工。鸚屋实为佐助世代主家。佐助比春琴年长四岁，十三岁开始于鸚屋家帮工，此时正是春琴九岁失明之年，佐助到来之时，春琴的秀美双目已永逝不返。佐助从未见过春琴的“水翦双眸”，但其至暮年也未曾以此为憾，反而深感幸福。若在春琴失明前佐助便知其形貌，春琴失明之后其便会有不足之憾，所幸佐助并未对春琴心生此意，自始便认定春琴之相貌完美无缺。

今日大阪上流家庭皆欲将邸院移至郊外，如此小姐们便可悠游嬉戏，享受野外清新空气、灿烂日光。旧时终日闲处闺房中的深闺佳丽，已无处觅其踪影。而今日仍居于城市的少年，大多身体羸弱，面色无华，不似乡村少年男女肤色之美，善言之，则曰“白暂”；恶言之，则曰“病态”。

此情此景不仅限于大阪一地，而为所有都市所共有。江户女子也以皮肤淡黑为美。所谓“肤色之白，不及大阪”。长于大阪

殷实之户，虽是男子，也同歌舞伎中的少主人一样，皮肤白皙，身柔无骨。年近三十，面部始呈红润颜色，脂肪急速堆积，身体呈肥满之状，俨然绅士仪表。而在此之前，则喜好白衣，举止温柔，与妇女毫无差异。那些生于旧幕时代的殷实之家、终日幽闭于深闺奥室中的千金小姐，更是肌如白雪，肤若凝脂，于乡下少年佐助看来恰似妖艳之美。

彼时，春琴之姐年方十二，次妹六岁，在初入城镇的佐助眼中，三人皆为僻壤罕见之绝美少女，其中又以失明之春琴尤为美丽。比之其他姐妹的杏眼圆睁，春琴双目垂闭更显秀美高雅，其姿容更是出尘脱俗，使人赞叹造化之妙。姐妹四人中，春琴的姿色拔群，即便如此，也忍不住对其失明抱有惋惜之情，但佐助并非如此。

日后有人曾言“佐助对于春琴之爱，始于其同情怜悯之心”。佐助对此言论深恶痛绝，亦觉遗憾万分。“我见到师傅容貌后并无丝毫怜悯之情，与师傅相比，倒是双眼未盲的世间之人更为可悲。师傅天生丽质，何求他人怜悯。倒是师傅却有‘佐助甚为可怜’之语。我与诸位只有眼鼻俱全一事尚可自慰，其余他事，一概不及师傅万一。若论残疾之人，岂非言于我辈哉？”但这已是后话，最初，佐助将内心燃涌的崇拜之情，深藏心底，只一心侍候，其时尚无爱恋之念，纵或有之，面对如此天真烂漫的细妹，又是自己效命世主家的千金，佐助可伴其左右，每日将其引至受业处已足堪慰藉。

令一名初入城市的少年每日牵手引导小姐，此举着实令人不解。其实最初导盲之人并非佐助一人，间或有女佣同行，又有年轻雇工为伴，及至某日春琴言道：“我欲与佐助同行。”始定为限佐助一人引导。此时佐助已年满十四，对此役感到无限荣耀，每次必握紧春琴的纤纤玉手，将其引至十丁外春松检校家中，待授课完毕后再引春琴返回家中。中途春琴极少讲话，若是小姐无言，佐助从不开口，只求小心翼翼，无功无过。或问：“为何小姐定要佐助为伴？”春琴答道：“他老实听话，静默无言。”原本春琴性情温柔，待人宽厚，自失明之后，终日阴郁无晴，寡言少笑，于是佐助无声无语，一意勤谨，不以言语相烦，或许正是春琴中意之处（据说佐助不愿看见春琴的笑容，大约盲人笑时，更显可怜之态，于佐助之情感则实为难堪）。

6

春琴选择佐助真只因其“无言、无扰”？又或是春琴对佐助之情已有所感知，虽当将笄之年，仍怀喜悦之情？或言“十岁少女岂能生此春心”？春琴幼年早慧，加之双目失明，第六感神经格外敏锐，心生恋念，并非离奇之事。而春琴生性高贵，即便心中已有爱恋之情，也不会轻易表露，故久未对佐助有所回应。此间或许留有疑问。总之，春琴初始似乎并未将佐助其人置于心间，